

後之殉葬者，爲一同樣器物，且可斷定爲同一時代也。又同時在土台上拾有壓波紋、蒲紋、雷紋、俗稱黍狀紋、獬子窩定爲矢狀紋

及印花紋陶片，與獬子窩高麗寨之陶片相同。彼以此屬於漢式系統。此處所發現之壓紋印紋陶片，與彩色陶片同

一地點。其地層雖已被土人掘土所紊亂，但最低限度，亦可說爲先後相承時期。又余在輪臺南一故城中，亦拾有紅

底黑花陶片，與雅爾崖故城所拾者相同。余按此城與龜茲故城之距離方位推計，確爲古輪臺城遺址。又按中國歷

史，輪臺故城在西紀前一〇二年爲李廣利伐大宛時所屠。則此城之有居民，當在一〇二年已前。則此城人所遺留

之彩色陶片，亦當爲西紀前二世紀或三世紀之故物也。根據以上所述之彩色陶片，以評斷溝北出土之彩色陶器，

其時代當然不能有所別異。因雅爾崖古城，與此器出土地爲同一區域，而輪臺與雅爾崖又爲東西一線相承，在文

化推進之路線上，亦有重要之關係。既車師與輪臺之同樣遺物，皆爲西紀前二世紀或三世紀所遺留，則此器亦當

先後同時，最遠亦不出紀元前五世紀，再不能推遠。故安特生三千年之說，吾人不能援用。但近據瑞典遠東古物館

雜誌第一期，中載安特生一文，題名爲 *Per Weguber die Steppen* 文中認內蒙一帶，西至甘新之銅器遺物，頗有特別

之處，可以自成一區，與西比利亞出現之斯西安 (Scythian) 遺物相像處甚多。又因沙井期之帶彩陶器，曾與此類銅

器同時出現。照此類銅器在斯西安出現，以年代計算，安氏將甘肅沙井期推晚一千餘年。重訂爲西紀前一百年至